師伯渾文集序　陸游

乾道癸巳予自成都適犍爲識隱士師伯渾於眉山一見知其天下偉人予既行伯渾餞予於青衣江上酒酣浩歌聲搖江上水鳥皆驚起伯渾飲至斗許予素不善飲亦不覺大醉夜且半舟始發去至平羌酒解得大軸於舟中則伯渾醉書紙窮墨燥如春龍奮蟄奇鬼搏人何其壯也後四年伯渾得疾不起予懷祖集伯渾文章

文
到

移書走八千里乞予爲序嗚呼伯渾自少時名
震秦蜀東被吳楚一時高流皆尊慕之願與交
方宣撫使臨邊圖復中原制置使并護梁益兵
民皆巨公大人聞伯渾名將聞於朝而卒爲忌
者所沮夫伯渾既決不肯仕即無沮者不過有
司歲時奉粟帛牛酒勞問極則如孔昭徐復輩
散人號書其事於史而已於伯渾何失得而忌
已如此鄉使伯渾由而事君爲卿爲公則忌者

文情煥發更有憤之不平之意

當益衆排擊沮撓當不遺力徙比景輸左校殆
未可知安得如在眉山躬耕婦織放意山水優
游以終天年邪則伯渾不遇未見可憾或曰伯
渾之才氣空海内無與比其文章英發鉅麗歌
之清廟刻之彝器然後爲稱今一不得施顧而
爲山巔水涯娛憂紓悲之言豈不可憾哉予曰
是則有命識者爲時惜不爲伯渾歎也

陳眉公曰感慨悲壯

文牧序

師伯二

贈蓋邦式序

馬存

予友蓋邦式嘗爲予言司馬子長之文章有奇偉氣窮有志之斯文也子其爲說以贈我予謂子長之文章不在書學者每以書求之則終身不知其奇予有史記一部在天下名山大川壯麗可怪之處將與子周流而歷覽之庶幾可以知此文矣子長生平喜游方少年自負之時足跡不肯一日休非直景物役也將以盡天下大

子長見此當
亦掀髯一笑

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爲書今於其書觀之則
其平生所嘗遊者皆在焉南浮長淮泝太江見
狂瀾驚波陰風怒號逆走而橫擊故其文奔放
而浩漫望雲夢洞庭之陂彭蠡之瀦涵混太虛
呼吸萬壑而不見介量故其文停瀦而淵深見
九嶷之羊綿巫山之嵯峨陽臺朝雲蒼梧暮煙
態度無定靡曼綽約春粧如濃秋飾如薄故其
文妍媚而蔚紆泛沅渡湘弔大夫之冤悼妃子
之恨竹上猶斑斑而不知魚腹之骨尚無恙者
乎故其文感憤而傷激北過大梁之墟觀楚漢
之戰場想見項羽之喑嗚高帝之嫚罵龍跳虎
躍千兵萬馬大弓長戟俱遊而齊呼故其文雄
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膽慄世家龍門念神禹之
巍功西使邛蜀跨劒閣之鳥道上有摩雲之崖
不見斧鑿之痕故其文嶄絶峻拔而不可攀躋
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彷彿

乎汶陽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温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凡夫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而爲文章是以變化出沒如萬象供四時而無窮之爲文先學其游可也不知學遊以采奇而欲操筆弄墨紛綴腐熟者乃其常耳昔公孫氏善舞劒而學書者得之乃入於神庖丁氏善操刀而養生者得之乃極其妙事固有殊類而相感者其意同故也今天下之絶蹤詭觀何以異於昔子果能爲我游者乎予欲觀子矣醉把杯酒可以吞江南吳越之清風拂劒長嘯可以吸燕趙秦隴之勁氣然後歸而治文著書子畏子長乎子長畏子乎不然斷編敗冊朝吟而暮誦之吾不知所得矣

有雄視千仞之概

劉越石曰子長之文盡山川之奇此文足

盡子長之奇

前敘乃德甫所作才情自堪唱和

金石錄後序　李易安

予以建中辛巳歸趙氏時丞相作吏部侍郎家素貧儉德甫在太學每月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後二年從官便有窮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傳寫未見書買名人書畫古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留信宿計無所得卷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及連守兩郡竭俸入以

真一時勝情惜不能久耳

事鉛槧每獲一書即日勘校裝輯得名畫奚器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盡一燭爲率故紙札精緻字畫全整冠於諸家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則舉杯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飲而起凡書史百家字不訛缺本不誤者輒市之儲作副本靖康丙午德甫守淄川聞虜犯京師盈箱溢篋戀戀悵悵知其必不爲已物建炎丁未奔太夫人喪南來計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印本重大者畫之多幅者器之無欵識者已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所載尚十五車連艫渡淮之又化爲煨燼已酉歲六月德甫駐家池陽獨江其青州故第所鎖十間屋期以明年具舟載赴行都自岸上望舟中告別予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柰何遙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

棄輞重次衣衾次書冊次卷軸次古器獨宋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之徑馳馬去秋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時六宮往江西予遣二吏部所存書一萬卷金石刻二千本先往洪州至冬虜陷洪遂盡委棄所謂連艫渡江者又散爲雲煙矣獨餘輕小卷軸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石刻數十幅軸鼎彝十數及南唐書數篋偶在臥內歸然獨存上江既不可往乃之台溫之衢之越之杭寄物於嵊縣庚戌春官軍收叛卒悉取去入李將軍家歸然者十失五六猶有五七篋挈家寓越城一夕爲盜穴壁負五篋去盡爲吳說運使賤價得之僅存不成部帙殘書策數種忽閱此書如見故人因憶德甫在東萊靜治堂裝標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日校二卷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墓木已拱乃知有有必有無

二虞塤篪音題辭　湯顯祖

長孺僧孺兄弟似無着天親不綺語人也一夕作花溪諸詩百餘首刻燭而就余經時閉門致思不能如其綺也長孺故美容儀少年幾爲道旁人看煞妙於才情萬卷目數行下加以精心海藏世所云千偈瀾翻者其無足異獨僧孺如愚未嘗讀書忽忽狂走已而若有所得洛涌成河子墨成霧橫口橫筆無所留難此猶未宜異

有聚必有散亦理之常又何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爲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時紹興四年也

陶逸則曰敘次詳曲光景可覩存亡之感更悽然言外

詩句俱奸而晒

也僧孺故拙於姿然非根力不具者以學佛故
蚤斷婚觸殆若不知天壤間有婦人矣而諸詩
長短中所爲形寫幽微更極其致如溪上落花
詩芳心都欲盡微波更不通有艷都成錯無情
乍可依不妨作道人語至於春日獨當爐卓女
盈盈亦酒家數錢未慣半羞花僧孺不近壚頭
何知羞態七寶避風臺翠纓裙帶愁牽斷鎖得
斜風燕子來僧孺未親裙帶何知可以鎖燕燕

天上掌書仙不應謫在人間

嫗墮馬一道香煙出馬頭金蓮銀凳緊相鉤僧
孺未曾抹馬何識香尖春閨怨乳燕春歸玳瑁
梁無心顛倒繡鴛鴦僧孺未經催繡安識倒鍼
當是從聲聞中聞緣覺中覺邪無亦定中慧耳
然予覽二音有私喜焉世云學佛人作綺語業
當入無間獄如此喜二虞入地當在我先又云
慧業文人應生天上則我生天亦在二虞之後
矣

虞長孺曰若士為文浮供石作字之法

還魂記序

湯顯祖

天下女子有情有如杜麗娘者乎夢其人即病病即彌連至手畫形容傳於世而後死死三年矣復能冥漠中求得其所夢者而生如麗娘者乃可謂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夢中之情何必非眞天下豈少夢中之人耶必因薦枕而成親待挂

非慧心人不能道此

冠而爲密者皆形骸之論也傳杜太守事者彷彿晉武都守李仲文廣州守馮孝將兒女事予稍爲更而演之至於杜守收拷柳生亦如漢睢陽王收拷譚生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盡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沈子秋回把腐論理迂談一筆掃却快人快人

渭稽自喜始是白眼風塵人

解脫集題辭

虞淳熙

大地一黎園也曰生曰旦曰外曰末曰丑曰淨○呿○語○奇○絶○將○無畏○俗子嗤罵邪古今六詞客也壤父而下不施粉墨舉如末陳王作淨丑面然與六朝初唐人俱是貼旦浣花叟要似外李青蓮其生乎任華盧仝諸家半淨半丑而樂天東坡教化廣大色色皆演王維張藉韓子蒼所謂按樂多誤氣率歌工也袁中郎自詭捕身淨丑場演作天魔戲每出新聲輒倨

奇快

落花人長傷
自謂也長傷
嘗名落花詩

主客圖首席人入唱渭城聽之那得不駭至抵
掌學寒山佛長吉鬼無功醉士並謂爲眞乃中
郎且哂好音不好曲矣頭脫烏紗足脫皂舄口
脫廻波詞身脫倀子之像魔女魔民惟其所扮
直不喜扮法聰若活法聰則唱落花人是顧閻
老無如予何中郎畏閻老哉波波吒吒聲幾許
解脫中郎定不入畏

沈千秋曰傲倪不恭有墨老罵坐玉勢

錦帆集序

江盈科

錦帆涇者吳王當日所載樓船簫鼓與其美人
西施行樂歌舞之地也閱今千百年霸業煙銷
美人黃土而錦帆之水宛然如舊姑蘇吳治實
踞其上此水抱邑治如環乙未之歲余友中郎
袁君來宰吳殫力圖民昕夕拮据憔悴之衆賴
以頓蘇踰明年君以遇勞成疾上書乞歸凡七
請乃得解政去君性超悟深於名理才敏妙牘

倣着感慨

諧笑之談入之文字中自有生色

於詞賦第一行作吏都成廢閣間或觸景起興感事攄詞有所題咏撰著越二年亦遂成帙其行也友人方子公稍稍裒次付諸梓問題於君君自標曰錦帆集蓋不佞嘗詰吳署謁君君指此水驕余曰是錦帆涇也吳王霸業之餘我乃得撫而有之不亦快哉而其實君鞅掌簿書飡冰幾廢勞與余等余因歎曰同一吳王之時滿船簫鼓及吳令之身兩部鞭箠吳王用之紅妝綠娥左歌右絃吳令御之疲民瘵黎朝拊暮煦昔何以樂今何以苦丈夫七尺相肖胡所遭苦樂頻異乃爾雖然人生有涯苦樂有窮惟山水爲無盡藻有窮之具遊無盡之間而能與之俱不朽者其惟文章乎君詩詞暨雜著載在茲編者大端機自已出思從底抽撫景眼前運精象外取而讀之言言字字無不欲飛眞令人手舞足蹈而不覺者嗟嗟後霸業而盡

筆可生花無
愧江郎夢中
物

者此水乎與此水而俱無盡者茲集乎夫君齒
最少異日名山之業未可涯涘乃錦帆獨托茲
集以傳儻亦吳王有知乞靈中郎之筆不靳西
施爲君捧硯而令拨藻見奇有如是邪余所涖
治百花洲在其前而余日沾沾刑名間不能有
所題咏撰著俾此地託以傳也則百花洲之遭
不逮茲涇遠甚假使西施有靈問江郎夢中之
筆安在不佞無辭置對矣

袁石公曰錦帆著無西施當不名著無中
郎當不重著無文通之筆則中郎又安得
與西施千載為配并垂不朽哉

風情超俗法律過古兩者之間合成其品

米襄陽志林序

陳繼儒

予讀陸友仁米顛遺事恨其故實未備嘗發意排纘江東好古收藏之家所遇襄陽書畫小有題識者輒手錄之而范長康多讀異書蒐討米事尤醜類而詳因題曰志林請予序予惟古今雋人多矣惟米氏以顛著要之顛不虛得大要浩然之氣全耳後人喜通脫而憚檢括沓拖拉擺沾沾籍米顛氏爲口實夫米公之顛談何容

似贊似敘遂令米顛千載如生

易公書初摹二王晚入顏平原擲斤置削而後變化出焉其雲山一以董巨爲師詩文不多見顧崖絶魁壘有深往者而公之顛始不俗兩蘇黃豫章秦淮海薛河東德麟龍眠劉涇王晉卿之徒皆愛而樂與之游相與趺宕文史品題翰墨而公之顛始不孤所居有寶晉淨名海嶽自王謝顧陸眞蹟以至摩詰玉蹊金題幾埒秘府而公之顛始不寒陪祀大廟洗去祭服藻火

品題妙甚

至褫職然潔疾淫性不能忍而公之顛始不穢冠帶衣襦起居語默略以意行絶不用世法而公之顛始不落近代奉勑寫黃庭寫御屏奮毫振袖酣叫淋漓天子爲捲簾動色撤賜酒果文具甚則倨請御前研以歸而公之顛始不屈挫寄人尺牘寫至芾拜則必整襟拜而書之而公之顛始不詐嗚呼米顛曠代一人而已求諸古今張長史得其怪倪元鎮得其潔敷文學士與

高尚書得其筆滑稽談笑遊戲嚴庭東方朔李白得其豪故曰米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沒於淮陽軍先一日盡焚其平生書畫預置一棺焚香清坐其中及期舉拂合掌而逝吾視其胸中直落落無一物者其聖門所謂古之狂歟洙泗之時楚狂在接輿濂洛之時楚狂在芾其顛可及也

閔以平曰仲醖塵外高蹤也故筆底瀟洒自有山林風味

補孤山種梅攷　張鼐

夫人標物異物借人靈古往而今自來風光無盡景遷而人不改典會長新是知有補斯完無齮不滿誰非造化轉水光山色於眼前緊此人功習雪月風花於本地維昔孤山逸老曾於瀛嶼栽梅偃伏千株澹蕩寒嵐之月崚嶒數樹習連野水之煙自鶴去而人不還乃山空而種亦少庾嶺之春久寂浮羅之夢不來雖走馬征輿

文有浸致不于筆波爭妍

開前堤之景色奈暗香踈影辜此夜之清光是以同社諸君子點綴冰花補苴玉樹種不移於海外勝已集乎山中灌巖隙而長玉龍紛披偃仰礨澗湄而棲白鳳布置橫斜幽心扶瘦骨同妍冷趣植寒枝共遠西泠橋畔重開玄圃印清波六一泉邊載啓瓊樓邀皓月非爲借風霜之伴與岸花江柳鬬春光亦將留山澤之臞令溪飲巖居生氣色儻高人扶笻掃石政堪讀易說詩若韻士載酒飛觴亦足吟風弄月使千古勝場不淪寂寞將六堤佳境盡入包羅豈獨處士之功臣亦是坡仙之勝友余薄遊湖上緬想孤蹤策月下之驢(趣○味○德○然)爲問山中誰是主指雲間之鶴來看亭畔幾株花爰快述其良圖用同貽於好事云爾時丙辰秋七月華亭張鼐題

閔以平曰逸而不佻自是風雅勝場

此是淵明寓言

桃花源記

陶潛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

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欲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劉越石曰淡宕

蘇氏織錦廻文記　武后

前秦苻堅時秦州刺史扶風竇滔妻蘇氏陳留令武功道質第三女也名蕙字若蘭識知精明儀容秀麗謙黙自守不求顯揚行年十六歸於竇氏滔甚敬之然蘇性近於急頗傷妬嫉滔字連波右將軍眞之孫朗之第二子也風神秀偉該通經史允文允武時論高之苻堅寄以心膂之任備歷顯職皆有政聞遷秦州刺史以忤旨

謫戍燉煌會堅寇晉襄陽慮有危逼藉滔才略
乃拜安南將軍留鎮襄陽焉初滔有寵姬趙陽
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蘇氏知之
求而獲焉苦加捶辱滔深以爲憾陽臺又專伺
蘇氏之短譖毀交至滔益忿焉蘇氏時年二十
一及滔將鎮襄陽邀其同往蘇氏忿之不與偕
行滔遂携陽臺之任斷其音問蘇氏忿恨自傷
因織錦廻文五采相宣瑩心耀目其錦縱廣八

寸題詩三十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成
文章其文點畫無缺才情之妙超古邁今名曰
璇璣圖然讀者不能盡通蘇氏笑而謂人曰徘
徊宛轉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之能解遂發蒼
頭齎至襄陽焉滔省覽錦字感其妙絶因送陽
臺之關中而具車徒如禮邀迎蘇氏歸於漢南
恩好愈重蘇氏著文詞五千餘言屬隋季喪亂
文字散落追求不獲而錦字廻文盛見傳寫是

近代閨怨之宗肯屬文之士咸龜鑑焉朕聽政之暇留心墳典散帙之次偶見斯圖因述若蘭之才復美連波之悔過遂製此記聊示將來也如意元年五月一日大周天冊金輪皇帝御製

沈千秋曰輕重點次自有烟波蕩漾之趣

藍田縣丞廳壁記

韓愈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警丞之設豈端使然

合感慨

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
日大以肆貞元初捃摭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
屈於人元和初以前大理寺評事言得失黜官
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
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
丞而丞負余則盡捃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
而爲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楠
與芼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
南牆鉅竹千梃儼立若相持水瀧瀧循除鳴斯
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
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唐荊川曰此但說斯立不涉畫職更不說
趣記辭之意無不變調也

茅鹿門曰潛宕奇譎

點景有跋

鈷鉧潭西小丘記

柳宗元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西二十餘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壯者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

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游皆大喜出自
意外即更取器用剏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
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
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
廻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蓆而臥則清泠之
狀與目謀潾潾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
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
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

徵着感慨使有迴波作瀾之趣

之澧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
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農夫漁父或過而陋之
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
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陶逸則曰文氣清冽

小石城山記

柳宗元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上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設施也噫吾疑造物者

C陸○然○而○起○○

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惟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故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陳眉公曰造化爲五嶽諸山故遣子厚謫去徑文字上搜剔出來乃知文人一管禿

臺子真與五丁力士同功

收得出

草堂記

白居易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峯曰香鑪峯北寺曰遺愛寺介峯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峯腋寺作爲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戸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斷而已不加丹墻圬而已不加白

城階用石幕牕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
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兩
卷樂天既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傍睨竹樹雲
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
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頹然嗒然不知
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
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
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

平鋪直敘自饒瀟疎之韻

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
尺修柯戛雲低枝拂潭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
走松下多灌叢蘿蔦葉蔓駢織成翳日月光不
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爲出入
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嶔空埳堀雜木異草
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
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燀好事者見可以
永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

曉如練色夜中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脉分綫懸自簷注砌纍纍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傍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鑪峯雪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覩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穩之態今我爲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反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予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覆簣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而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以求焉尚以冗員所羈餘累未盡或往

說到快活處筆興勃不可遏

掘敘一段更有波瀾

語、帶詼氣

或來未遑寧處待予異時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寺長老湊朗滿晦堅等凡二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落之因爲草堂記

沈千秋曰情興如是當是白雲帝鄉人

冷泉之勝甲江左盡

冷泉亭記

白居易

東南山水餘杭郡爲最就郡言靈隱寺爲尤由寺觀冷泉亭爲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最奇得要地搜勝槩物無遁形春之日吾愛其草熏熏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夜吾愛其泉泠泠風泠泠可以蠲煩析酲起人心情山樹爲蓋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玩之者可濯足於

佳境歷之可指

牀下臥而狎之者可垂釣於枕上矧又潺湲潔澈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斯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杭自郡城抵四周叢山複湖易爲形勝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君造虛白亭有韓僕射皐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稹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佳境殫矣能事畢矣後來者雖有敏心巧目無所加焉故吾繼之述而不作長慶三年八月十三日記

陳眉公曰讀之耳中瀑水如聞水聲

寫景如畫恐畫亦不能到此

凌虛臺記

蘇軾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爲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屨逍遥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

有異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於
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怳然不知
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
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爲記軾
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
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
時豈知有凌虛臺邪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
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

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則漢
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
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
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
髣髴而破瓦頹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荊
棘丘墟龍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
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
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

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既以言於公退而爲之記

宗方城田子瞻胸中本無軒冕故其神情筆墨自是瀟洒李卓吾回太鞋為太守矣一篇罵太守又字字名好

放鶴亭記

蘇軾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

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莫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蓋其爲物清遠閑放超然於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眞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忘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

然斂翼宛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
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
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
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
可以久留

朱元長曰翩翩翼如舞嚶嚶應如彼谷鳥邪

墨君堂記

蘇軾

夫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令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爲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爲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修潔博習朝夕磨治洗濯

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疎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燄亦未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爲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變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稚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羣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爲君之別館云

劉越石曰謔語諢語無不成韻

攷張有勢

石鐘山記

蘇軾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踪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

月夜江山幕擬宛似赤壁

戴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控控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石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笑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

風月勝景可惜無人領受

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絶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寔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王聖俞曰山水經好事者一遍自然計出幽勝來

段之奇幻更得跌宕之致

睡鄉記

蘇軾

睡鄉之境蓋與齊州接而齊州之民無知者其政甚淳其俗甚均其土平夷廣大無東西南北其人安恬舒適無疾痛札瘥昏然不生七情萍然極意而遠遊冬而絺夏而纊不知其有寒暑得而悲失而喜不知其有利害以謂凡其目見者皆妄也昔黃帝聞而樂之

閒居齋心服形三月弗獲其治疲而睡蓋至其
鄉既寢厭其國之多事也召二臣而告之凡二
十有八年而天下大治似睡鄉焉降及堯舜無
爲世以爲睡鄉之俗也禹湯服無胠脛無毛剪
介爲牲以救夫災不暇與睡鄉往來武王克商
還周日夜不寢曰吾未定大業周公夜以繼日
坐以待旦爲王作禮樂伐鼓扣鐘雞人號於右
○可○爲○絶○倒○
則睡鄉之邊徼屢警矣其孫穆王慕黃帝之事

因西方化人而神遊焉騰虛空乘雲霧卒莫覩
所謂睡鄉也至孔子時有宰予者亦弃其學而
遊焉不得其途大迷謬而返戰國秦漢之君悲
愁傷生內窮於長夜之飲外累於攻戰之具於
○光○怪○暴○狀
是睡鄉始丘墟矣而蒙漆園吏莊周者知過之
化爲蝴蝶翩翩其間蒙人勿覺也其後山人處
士之慕道者猶往往而至至則囂然樂而忘歸
從以爲之徒云嗟夫予也幼而勤行長而競時

卒不能至○豈不迂哉○因夫斯人之問津也故記

劉越石曰文摹醉鄉記而字ㄴ挾飛鳴之勢正非坡公不敢